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10522

· 现代农业 ·

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自强, 叶伟娇, 梁晶璇, 陈佑成*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 泉州 362406)

摘要 [目的] 为响应国家“创新创业”的号召, 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有效提升家庭农场的资源利用率、创业绩效与创业获得感, 从家庭农场资源拼凑角度出发研究创业获得感的影响机制。[方法] 文章基于资源拼凑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 构建包含资源拼凑、创业绩效、创业韧性和创业获得感4个变量在内的研究体系, 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421份家庭农场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资源拼凑的3个子维度中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均对创业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业绩效在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创业韧性在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 按照影响创业获得感的总效应排序为: 顾客拼凑>投入拼凑>制度拼凑。据此, 从提升顾客拼凑能力, 积极拓展新兴小众边缘化市场; 培养投入拼凑能力, 实现既有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转化; 改善制度拼凑能力, 降低家庭农场市场准入门槛; 增强创业韧性机能, 发挥其在创业绩效与创业获得感间的杠杆效应, 这四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家庭农场 资源拼凑 创业绩效 创业获得感 创业韧性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21[2021]05-0187-11

0 引言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 家庭农场创业模式应中国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需求而生, 成为中国农户创业的一种主流趋势^[1]。2013年、2017年和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为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对家庭农场创业的政策支持具有连贯性, 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2]。与此同时,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明确将人民获得感提升到了改革攻坚工作的突出位置, 全面提升人民获得感成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提升创业获得感是提高人民获得感的重要一环, 既是培育和催生“双创”的动力来源, 也是增加就业,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 调研过程中发现, 家庭农场大多由于自身资源匮乏且利用效率低下, 难以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 创业绩效和创业获得感普遍较低。除此之外, 家庭农场由于自身的弱质性, 从外界获取资源的能力也较为有限^[3]。因此, 家庭农场应从提高自有资源利用效率角度出发, 改善资源匮乏的局面。资源拼凑正是通过合理配置自有资源, 缓解家庭农场在技术、劳动力、资金等方面资源匮乏的窘境, 既是提升创业绩效的有效方式^[4], 也是提高创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因而, 从资源拼凑角度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和创业获得感进行深入探究, 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由于创业获得感相关领域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初期, 因此, 文章先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进行梳理, 现

收稿日期: 2019-08-05

作者简介: 李自强 (1993—), 男, 福建泉州人, 硕士生。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与政策

※通讯作者: 陈佑成 (1982—), 男, 福建南安人, 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农产品市场营销。Email: 46649150@qq.com

*资助项目: 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三产融合视阈下福建茶产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AS170144);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青年骨干培养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茶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ACKY2015007); 农业农村部资助项目“福建省安溪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KMD18003A);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福建省乡村生态宜居评价研究”(FJ2019JDZ025)

有研究分别从个体特征与动机、社会网络、工作特征等方面对创业幸福感展开研究。(1)从个体特征与动机方面来看。在个体情感对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探索了个性^[5]、情感特质^[6]、情感波动^[7]等情感因素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Dawson等^[8]提出创业者的乐观态度对收入满意度与创业幸福感均存在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在创业需求对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创业目标^[9-10]、预期绩效^[11]、期望确认度^[12]都会对创业幸福感产生影响。在人力资本与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创业动机^[13-15]、人力资本^[15]、创业能力^[16-17]、创业者特征类型^[18-19]对创业幸福感都会产生促进作用。(2)从社会网络方面来看,创业者的家庭关系^[20]、邻里关系^[21]、工作关系^[22]、政府关系^[23]、网络规模、关系强度^[24]、社会网络嵌入水平^[25]均对创业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3)从工作特征角度来看,Schjoedt等^[26]发现自主性、任务多样性、任务完整性及工作反馈性是工作的4种主要特征,是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地位^[27]、情绪控制策略^[28]、抗压策略^[29]、自我调节^[30]、自我怜悯^[31]、创业激情^[25]、创业地区与环境^[32]、创业活跃度^[33]也都会对创业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创业获得感区别于创业幸福感之处在于,创业获得感既包括对生活水平提高等物质层面所得的感知,也包括对生活有追求、有梦想、有尊严等精神层面所得的感知,比创业幸福感更贴近民意^[34]。关于创业获得感的研究,除苏岚岚等^[34]从创业能力角度对创业获得感进行定量研究以外,其余则多数从概念、生成与结构^[35]、内涵及特征^[36]、测量方式^[37]等角度进行定性研究。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幸福感领域,而对创业获得感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创业获得感的文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从研究视角来看,以资源拼凑为视角对创业获得感进行研究的文献尚未见刊。从数据来源来看,此次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福建省3个地级市家庭农场的相关数据,对增加原本匮乏的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具有一定贡献。因此,该文基于资源拼凑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层次回归分析法对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影响创业获得感的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既是对资源拼凑理论本身的延展,也是对创业获得感领域研究的补充,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1 数据与方法

1.1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

1.1.1 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正向影响

在家庭农场情境中,资源拼凑是指家庭农场将闲置(或冗余)的资源,运用合理的方式进行有效的重组拼凑,使其能为家庭农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价值,以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且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能力^[38]。已有文献运用资源拼凑理论解释了资源短缺情境下农户创业成功的现象^[39-40]。家庭农场的弱质性,决定了其资源的匮乏性。通过资源拼凑,家庭农场可以改变现有的资源错配状态,并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帮助新创企业获取更多的生产要素和竞争优势,进而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增加创业获得感^[41]。

资源拼凑可分为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和制度拼凑3个维度^[38,42-43]。投入拼凑是指家庭农场将价值被低估或尚有利用空间的资源充分发掘,赋予其更高的使用价值,最终为家庭农场提供灵活可配置的生产要素的能力^[38];投入拼凑能力较强的家庭农场往往会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而提升物质层面的创业获得感。顾客拼凑是指家庭农场在缺乏客户情境下,通过寻找新兴、小众、边缘化的市场或开辟被其他涉农企业忽视的市场,以此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市场份额的能力^[44];顾客拼凑通过开辟新兴、小众、边缘化市场,为面临客户资源匮乏窘境的家庭农场开拓新的客户资源,也提供了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43],因此顾客拼凑能够从物质层面提升创业获得感。制度拼凑是指家庭农场在面临“行业规则”壁垒情况下,创造出新的规章制度、生产流程或操作规范,合法地摆脱行业规制和行业准则束缚的能力^[45]。制度拼凑不仅可以促使家庭农场自身制度发生变革、突破行业规制的壁垒、为家庭农场带来应有的行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而且还能迅速被其他涉农企业所借鉴,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46],增加精神和物质双层

面的创业获得感。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 H1: 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 H1a: 家庭农场投入拼凑对创业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 H1b: 家庭农场顾客拼凑对创业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 H1c: 家庭农场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1.1.2 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在家庭农场情境中,创业绩效是指在家庭农场创业过程中完结某个项目或达到某项指标的程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体现在创业规模扩大、盈利能力提升的组织层面,二是体现在个体收入、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等提升的个体层面^[47]。创业获得感是指家庭农场创业者经历创业活动过程和结果中,感知到的物质所得和精神所得的总和,既包括个体收入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等物质层面的获得感,也包含创业能力的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自信心的增强等精神层面的获得感^[34]。

资源拼凑也可以为家庭农场提供更多生产要素,以此增加竞争优势,提升创业绩效^[48]。在资源拼凑的3个维度中,投入拼凑所增加的生产要素,也能为家庭农场带来成本的降低和创业绩效的提升;顾客拼凑开辟的新市场,也可为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提升奠定基础^[49];制度拼凑带来的利润与社会地位,均对创业绩效的提升有所帮助^[49];与此同时,创业绩效的提升意味着创业者收入水平的提高,“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黄曦等^[50]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了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促进作用,高启杰等^[51]研究收入对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认为收入水平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而创业幸福感正是创业获得感的精神层面感知,同时收入的提升也能带来生活水平等物质层面创业获得感的提升。除此之外,苏岚岚等^[34]也证实了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正向影响。因此,提高创业绩效能够带动创业获得感的提升。综上,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可以通过提升创业绩效来增加家庭收入,进而提升农户的创业获得感。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 H2: 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H2a: 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投入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H2b: 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顾客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H2c: 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1.3 创业韧性在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

创业韧性概念源自心理学领域的“心理复原力”原理,在家庭农场情境中是指家庭农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对困难、逆境或压力时,能从容应对和积极调试的一种心理机能。具体表现为创业者能否从始而终地保持良好心态、坚定信念、努力奋斗直至达成目标或将目标合理化^[52]。创业韧性较强的家庭农场创业者,具备较强的创业信心、坚韧不拔的创业毅力、遇乱不惊的创业态度,相对于普通创业者具有显著的心理优势,能保障创业者在多变的创业环境中积极应对,增加家庭农场创业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还能使家庭农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识别并挖掘创业机会、化解难题、摆脱困境,进而准确制定并实现创业目标。因此,创业韧性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和调节力量,在家庭农场面临经济条件和竞争环境的恶化、资源和资本的匮乏、决策和判断的失误等挑战时,维持家庭农场的生存和发展,提升家庭农场的创业获得感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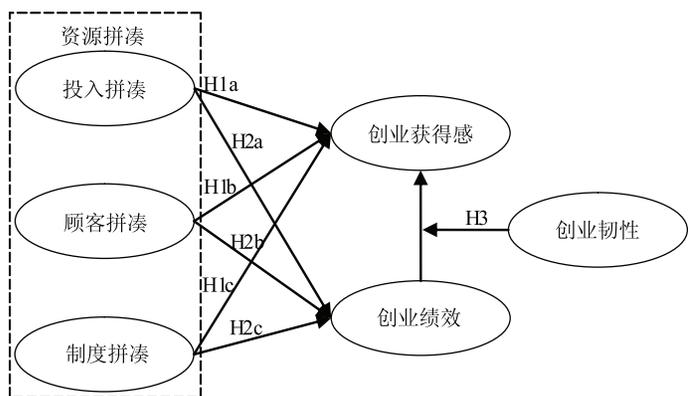


图 1 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影响的概念模型

着重要的杠杆作用^[53]。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创业韧性在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1.2 变量选取

该文中选取的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创业绩效、创业获得感和创业韧性均为潜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因此必须寻找对应的可观测题项进行测量。该文根据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成熟量表,结合家庭农场的自身特征进行修改得到初始量表。在发放40份预调研问卷后,根据调研过程中反馈的问题,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正式量表,以此收集数据对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影响创业获得感的机制进行检验。具体题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其代码

变量名称	代号	测量题目	量表来源
投入拼凑	PP	在资源匮乏条件下,您的家庭农场对劳动力、原材料或技能等资源的利用率很高 在资源匮乏条件下,您的家庭农场对劳动力、原材料或技能等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能力很强 在资源匮乏条件下,您的家庭农场成员将手头上的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能力很强 您的家庭农场善于将原本被低估的劳动力、原材料或技能等资源转化为有效的生产要素	Rönkkö 等 ^[42]
顾客拼凑	CP	您的家庭农场经常鼓励顾客参与家庭农场的生产和种植等环节 您的家庭农场经常帮助顾客解决其他农场不愿或未解决的问题 您的家庭农场经常为被其他农场忽视的顾客提供服务 您的家庭农场经常拓展新兴的、小众的或边缘化的市场	
制度拼凑	SP	您的家庭农场在运营过程中经常打破传统的制度和规范 您的家庭农场经常运用独特或自创的规范和制度 如果能取得更好成果,您的家庭农场很愿意放弃传统的行业规范 您的家庭农场在运营中经常采用非传统的方式创建新制度和规范	
创业绩效	EP	您的家庭农场整体运营状况很好 您的家庭农场整体盈利状况很好 您的家庭农场市场占有率、销售量、业务量等增长很快 您创立家庭农场至今,社会地位比创业前有很大提高 您创立家庭农场至今,个人收入比创业前有很大提高 您创立家庭农场至今,生活质量比创业前有很大提高	Guadalupe Manzano-García 等 ^[54]
创业获得感	EA	创立家庭农场让您觉得自己很幸福 您对家庭农场给您个人带来的收入很满意 您认为家庭农场对您的物质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升 创立家庭农场让您觉得自己很成功 创立家庭农场让您对未来很有信心 创立家庭农场让您感觉人生价值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	苏岚岚等 ^[34]
创业韧性	ET	我不会因家庭农场创业失败而感到一丝气馁 我能很好地适应家庭农场创业环境的变化 家庭农场创业过程中的压力让我感到很有动力 我很喜欢家庭农场创业过程中带来的挑战 我能很好地处理创业过程中不愉快的情绪	Connor 等 ^[55]

1.3 调查方法

课题组于2019年3—7月对福建省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展开实地调研,被调查者当面填写并回收问卷。调研范围选取福建省内企业状态为“存续”的2.8万个家庭农场中分布最多的3个地级市进行调研,即龙岩市(1.1万家)、漳州市(7 000余家)、三明市(3 000余家)。此次调研共发放486份问卷,剔除废卷(回答不完整、选项高度重合)等65份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421份,有效率为86.6%,其中龙岩市(220份)、漳州市(139份)、三明市(62份)。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一是家庭农场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农场成立年限、家庭农场员工数量等5个题项。二是测量表,该文运用

Likert 7 点量表, 将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创业绩效、创业获得感和创业韧性等 6 个潜变量用 29 个题项进行测量, 并采用 7 个态度等级评分标准设定选项, 即“1=非常不同意”至“7=非常同意”程度随着分值的增加而增大。

1.4 研究方法

首先, 对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检验与模型拟合度检验。构建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创业绩效、创业获得感和创业韧性等 6 个潜变量分析模型, 对各个潜变量及模型整体进行信效度检验, 并且参照评价标准对模型的拟合度做出评判。

其次, 结合上述理论假设, 以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和制度拼凑为外源潜变量, 以及创业获得感为内生潜变量, 运用 Amos 23.0 构建家庭农场资源拼凑 3 个维度对创业获得感直接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简称“模型 1”) 如式 (1) 所示。 α_1 、 α_2 、 α_3 分别表示模型 1 中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e_1 表示方程 (1) 的残差项, 以此对假设 H_1 进行检验:

$$EA = \alpha_1 PP + \alpha_2 CP + \alpha_3 SP + e_1 \tag{1}$$

再者, 由于收集到的数据属于非正态分布的横截面数据, 因此采用 Bootstrap 方法^[56]构建创业绩效在家庭农场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简称“模型 2”)。如式 (2) (3) 所示, β_1 、 β_2 、 β_3 分别表示模型 2 中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β_4 、 β_5 、 β_6 、 β_7 分别表示模型 2 中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创业绩效对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e_2 、 e_3 分别为式 (2) (3) 的残差项, 以此对假设 H_2 进行检验:

$$EP = \beta_1 PP + \beta_2 CP + \beta_3 SP + e_2 \tag{2}$$

$$EA = \beta_4 PP + \beta_5 CP + \beta_6 SP + \beta_7 EP + e_3 \tag{3}$$

最后, 由于创业绩效和创业韧性两个潜变量经过因子分析降维后均为连续型变量, 所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 构建创业韧性在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如式 (4) 所示, c 表示常数项, γ_1 、 γ_2 、 γ_3 分别表示创业绩效、创业韧性、创业绩效×创业韧性对创业获得感的回归系数, e_4 表示回归方程中对应自变量的系数。以此对假设 H_3 进行检验。

$$EA = c + \gamma_1 EP + \gamma_2 ET + \gamma_3 EP \cdot ET + e_4 \tag{4}$$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与信效度检验

首先, 为检验调研数据的可靠性。使用 SPSS24.0 以及 Amos23.0 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采用使用频率较高的信度检验系数 Cronbach's α 和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来判断各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从表 2 可

表 2 模型信效度检验

变量名	Cronbach's α	CR	KMO 值	AVE	方差解释 (%)
PP	0.883	0.885	0.827	0.659	74.178
CP	0.881	0.882	0.833	0.651	73.721
SP	0.885	0.889	0.834	0.668	74.459
EP	0.918	0.912	0.858	0.635	71.028
EA	0.915	0.911	0.885	0.632	70.193
ET	0.903	0.906	0.856	0.661	72.546

以看出各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和 CR 值均大于 0.8, 说明问卷题项与潜变量一致性水平较高, 具有较好的信度。其次, 为检验调研数据的有效性。采用 KMO、Bartlett 球形度和平均萃取方差 (AVE) 值检验模型的效度, 各潜变量 KMO 值均大于 0.8, 且均显著通过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加之各潜变量 AVE 值均大于 0.6, 表明各潜变量均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再者, 变量总方差解释率为 70.209%, 且各构面方差解释率均大于 70%, 表明模型解释程度较高。

最后, 为排除各潜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 必须进行区别效度检验。第一, 从表 3 可以看出各潜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绝对值介于 0.085~0.605, 均小于 0.900 临界值。第二, 各个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均小于潜变量本身 AVE 值的平方根。第三, 对各潜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两倍标准误差的加减 ($\Phi \pm 2SE$) 所得的值均不含有 1.0, 说明问卷中各个潜变量之间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表3 区别效度检验

因子	AVE	PP	CP	SP	EP	EA	ET
PP	0.659	0.812					
CP	0.651	0.533	0.807				
SP	0.668	0.585	0.605	0.817			
EP	0.635	0.506	0.541	0.594	0.797		
EA	0.632	0.469	0.483	0.461	0.481	0.795	
ET	0.661	-0.085	-0.109	-0.162	-0.472	0.386	0.813

注：对角线上的值为相应因子 AVE 的平方根，下三角为 Pearson 相关系数

2.2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2.2.1 拟合度检验

该文选取 10 个常用的适配度检验指标，运用 AMOS23.0 软件对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拟合度检验。从表 4 中各个适配度指标来看， χ^2/df 、IFI、TLI、CFI、RMSEA、GFI、AGFI、PGFI、NFI、PCFI 均处于合格以上，模型适配度较高。表明模型构建合理，且与调研数据拟合度较高，可以进行路径分析。

2.2.2 路径系数检验

通过对问卷的信效度及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之后，再进一步对资源拼凑→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模型 1）和资源拼凑→创业绩效→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模型 2）进行路径系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2.2.3 中介效应检验

从模型 2 中的路径系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投入拼凑→创业绩效→创业获得感这两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beta_1=0.185$ 和 $\beta_7=0.227$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Bootstrap 检验中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为 0.035（表 6），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ile 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都不包含 0。由此可得，创业绩效在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假设 H2a 得到支持。同理，创业绩效在顾客拼凑、投入拼凑与创业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 H2b、H2c 得到支持。

2.2.4 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 1 中，投入拼凑与创业获得感路径系数 $\alpha_1=0.230$ （表 5），即投入拼凑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创业获得感将增加 0.230 个标准差，表明投入拼凑正向影响创业获得感，假设 H1a 成立。这说明家庭农场的投入拼凑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创业获得感。投入拼凑经过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中介效应为 0.035，投入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效应为 0.185（表 6），在模型 1 中投入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影响显著（ $\alpha_1=0.230$ ， $P<0.01$ ），在模型 2 中加入创业绩效后仍然显著（ $\beta_1=0.185$ ， $P<0.01$ ），但路径小数变小。所以，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在投入拼凑与创业获得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是因为，家庭农场的自身的性质特征决定其资源通常较为匮乏，且难以从外界获取，因此，普遍面临资源约束的困境。但是，善于进行投入

表4 模型拟合

指标	评价标准		模型 1	模型 2
	合格	较好		
χ^2/df	[3,5]	[1,3]	1.722	1.881
GFI	[0.7,0.9]	>0.9	0.945	0.901
AGFI	[0.7,0.9]	>0.9	0.927	0.881
NFI	[0.7,0.9]	>0.9	0.956	0.927
IFI	[0.7,0.9]	>0.9	0.981	0.964
TLI	[0.7,0.9]	>0.9	0.977	0.959
CFI	[0.7,0.9]	>0.9	0.981	0.964
RMSEA	[0.05,0.1]	<0.05	0.041	0.046
PGFI		>0.5	0.708	0.746
PCFI		>0.5	0.821	0.855

表5 模型路径系数检验

路径	模型 1		模型 2	
	标准化路径系数 α	P 值	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P 值
PP→EA	0.230(α_1)	**	0.185(β_1)	**
CP→EA	0.252(α_2)	***	0.209(β_2)	**
SP→EA	0.173(α_3)	***	0.097(β_3)	0.162
PP→EP			0.154(β_4)	**
CP→EP			0.225(β_5)	***
SP→EP			0.318(β_6)	***
EP→EA			0.227(β_7)	***

注：***、**、*分别代表 $P<0.001$ 、 $P<0.01$ 、 $P<0.05$

拼凑的家庭农场,对于原材料、技能以及劳动力资源的拼凑能力较强,懂得充分开发和利用既有资源的价值,赋予其除原有属性外的新属性,使得组织资源的灵活性得到显著提高,将原本被低估或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加以开发转化为家庭农场所需生产要素,让家庭农场获得更多低成本资源,从物质层面增加了创业获得感。除此之外,投入拼凑还能够促使家庭农场在面临同样的资源匮乏困境下,产生异质性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带动创业绩效的提升,最终增加家庭农场的创业获得感。

表6 Bootstrap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路径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95%CI		95%CI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PP→EA	0.185	0.035	0.009	0.089	0.006	0.080
CP→EA	0.209	0.051	0.017	0.106	0.015	0.102
SP→EA	0.097	0.072	0.031	0.153	0.026	0.138

顾客拼凑与创业获得感路径系数 $\alpha_2=0.252$,即顾客拼凑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创业获得感将增加0.252个标准差,说明顾客拼凑正向影响创业获得感,假设H1b成立。证明家庭农场的顾客拼凑对创业获得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顾客拼凑经过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中介效应为0.051,顾客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效应为0.209,而且在模型1中顾客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影响显著($\alpha_2=0.252, P<0.001$),在模型2中加入创业绩效中介变量后仍然显著($\beta_2=0.209, P<0.01$),但路径系数变小且显著性变弱。所以,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在顾客拼凑与创业获得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破坏性创新理论认为新创企业相比于成熟企业技术质量较为低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必须从市场薄弱环节切入,不断升级自身的产品服务,并最终攀升到产业链的顶端。新创家庭农场没有规范成熟的生产加工流程,专业化程度和规模化效应较低,与大型成熟的涉农企业相比处于市场劣势。由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产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等因素,新成立的家庭农场难以在常规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时常面临客户资源匮乏窘境。此时,顾客拼凑能力较强的家庭农场便转向新兴、小众、边缘化的市场,为那些被主流市场忽视的顾客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服务,从而开辟一个全新市场,提高家庭农场自身在市场中的社会地位,进而提升家庭农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创业获得感。与此同时,顾客拼凑也可为家庭农场提供第一批客户来源,为后续市场的开发做铺垫,不断升级产品和服务,以此逐渐提高家庭农场创业绩效,进而提升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

制度拼凑与创业获得感路径系数 $\alpha_3=0.173$,即制度拼凑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创业获得感将增加0.173个标准差,说明制度拼凑正向影响创业获得感,假设H1c成立,表明家庭农场的制度拼凑可以提升创业获得感。制度拼凑经过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中介效应为0.072,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效应为0.097。模型1中制度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直接影响显著($\alpha_3=0.173, P<0.01$),但在加入创业绩效中介变量之后却不显著($\beta_3=0.097, P=0.162$),表明创业绩效在制度拼凑与创业获得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可能是因为:家庭农场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时间大多较短,而农业生产领域却不乏大型成熟企业,行业领导者为保持其竞争优势构建了技术标准、工艺流程、规范体系等被默认为“行业规则”的制度准则。传统标准规制和生产流程等规范过程,增加了家庭农场运营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制度拼凑能力较强的家庭农场能较快打破壁垒,摆脱行业标准规制的束缚,构建新的工艺流程、新的交易方式、新的组织结构形成新的竞争力,而且创造新的规范往往会促进家庭农场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提升,一旦这种新的制度产生效用,就会迅速被其他家庭农场所采纳得到强化与巩固,从而提升自身在家庭农场社会网络的地位,进而带动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提升,为家庭农场带来物质和精神双层面的创业获得感。

2.2.5 调节作用检验

在模型假设H3中,创业韧性在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由于创业绩效和创业韧

性经过因子分析降维后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创业韧性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模型3首先加入控制变量设置参照组,模型4加入创业绩效和创业韧性后影响显著,模型5加入创业绩效、创业韧性以及创业绩效×创业韧性交互项之后系数 $\gamma_1=0.716$ 、 $\gamma_2=0.712$ 、 $\gamma_3=0.182$,且均显著。除此之外,模型4($F=81.963$, $P<0.001$)、模型5($F=82.355$, $P<0.001$) F 值变化显著,并且拟合优度(R^2)提高了0.034,说明社会信任与创业绩效交互项增加了对方差的解释力。证明创业韧性在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说H3。原因可能是:在创业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诸如经济波动、政策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干扰。

家庭农场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程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创业韧性越高的创业者,越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将创业目标优化至较易达成的水平,也就能够更有弹性地调整创业绩效的期望值,以此减轻创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负担^[53],从而使得家庭农场在同等创业绩效条件下,创业获得感得到提升。因此,随着创业韧性水平的提升,创业者在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有效缓解压力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也会有所上升,导致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程度增强。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此次研究在对资源拼凑和创业获得感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资源拼凑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资源拼凑影响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的研究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如下。

(1) 资源拼凑对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具有促进作用,且作用的总效应分别为:顾客拼凑(0.260)、投入拼凑(0.219)、制度拼凑(0.169)。说明在资源拼凑的3个子维度中,顾客拼凑在提升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2) 创业绩效在资源拼凑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创业绩效在制度拼凑对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投入拼凑、顾客拼凑与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资源拼凑可通过促进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提升,进而提高其创业获得感。而且,在以上3条中介作用路径中,制度拼凑通过影响创业绩效从而影响创业获得感这一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

(3) 创业韧性正向调节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证明随着创业韧性水平的提高创业绩效对创业获得感的促进作用程度增强。

3.2 建议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资源拼凑能力的提升是提高家庭农场创业获得感的有效途径,对家庭农场的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资源拼凑的3个子维度中顾客拼凑、投入拼凑、制度拼凑分别对解决家庭农场顾客资源匮乏、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市场进入成本较高等问题有所裨益。因此,从以下四方面提出建议。

(1) 提升顾客拼凑能力,积极拓展新兴小众边缘化市场。顾客拼凑能力的提高,能维持或改善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保障顾客资源数量,提高在新辟市场中的社会地位。首先,家庭农场应强化员工自

表7 创业绩效调节效应模型检验

变量名称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系数	系数	系数
性别	0.164	0.061	0.060
年龄	0.147**	0.050	0.043
学历	-0.151**	-0.077*	-0.070*
成立年限	0.154***	0.079**	0.077**
员工人数	0.027	0.009	0.008
创业绩效		0.696***	0.716***
创业韧性		0.650***	0.712***
创业绩效×创业韧性			0.182***
常数项	-0.562	-0.182	-0.096
R^2	0.074	0.581	0.615
R^2 变化量			0.034
调整后 R^2	0.063	0.574	0.608
F 值	6.603***	81.963***	82.355***

注:***、**、*分别代表 $P<0.001$ 、 $P<0.01$ 、 $P<0.05$

主学习意识,培养对市场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能力,从而增强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优势。其次,家庭农场应鼓励员工应积极获取市场信息,熟悉新兴、小众、边缘化顾客的产品需求,积极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顾客独特价值诉求提高顾客忠诚度,以此占据新辟市场,提升物质层面的创业获得感。再者,应鼓励顾客积极参与体验产品种植与生产的过程,与顾客建立频繁的互动并尽可能采纳顾客的合理建议,利用顾客的廉价劳动代替聘请专家的高昂费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最后,家庭农场应巩固和拓展新辟市场,提升家庭农场在市场中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此取得更多的创业获得感。

(2) 培养投入拼凑能力,实现既有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转化。增强投资拼凑能力,有助于原本被低估的资源能够向生产要素的高效转化,以此提升家庭农场创业绩效,进而提高创业获得感。首先,家庭农场创业者在面临资源匮乏困境时,应积极收集廉价且较易获取的资源,创造性地进行重组和拼凑,以此培养投入拼凑能力。其次,家庭农场创业者应鼓励员工工作中的自创技能或业余自学技能行为,并进行收集整理,将其转变为家庭农场的有用技能资源,加以推广运用。最后,家庭农场应充分利用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化为家庭农场的自身效益,以此缓解劳动力、原材料和技能资源不足的困境,提升创业绩效,提高创业获得感。

(3) 改善制度拼凑能力,降低家庭农场市场准入门槛。制度拼凑能力的提升,促使家庭农场突破现有行业规制的约束,获取应有的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以此提升创业绩效,进而为创业获得感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家庭农场创业者应充分调动自身学习的积极性,不断进行归纳、总结和拼凑临时性知识,激发在制度、产品、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家庭农场创业者应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并能创造性地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对制度、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摆脱行业规制的束缚,从而获取行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以此促进创业绩效和创业获得感的提升。

(4) 增强创业韧性机能,发挥其在创业绩效与创业获得感间的杠杆效应。创业韧性能够增强家庭农场创业者在面对逆境、压力和变化时的自我调整能力,从而在同等创业绩效条件下提升其对创业获得感作用程度。一方面,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升创业韧性,家庭农场创业者应积极培养发散性思维、沟通交流能力、学习能力、统筹能力,以此增强创业者的智慧和才干。与此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培养创业者乐观自信、坚韧不拔、灵活应变的能力,以此提升创业韧性。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角度提升创业韧性,家庭农场创业者必须建立异质性高、关系度强、规模大的社会网络,为其提供物质帮助、精神支持、消费支持等外部支持,从而增强创业者的勇气、信念和乐观的态度,进而提升家庭农场创业者的创业韧性。

参考文献

- [1] 苏昕,王可山,张淑敏.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规模探讨——基于资源禀赋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4,35(5): 8-14.
- [2] 李绍亭,周霞,周玉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差异分析——基于山东234个示范家庭农场的调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 191-198.
- [3] 陈楠,郝庆升.基于PSR模型和熵权法的家庭农场创业环境综合评价——以吉林省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8): 176-183,229.
- [4] 易朝辉,罗志辉,兰勇.创业拼凑、创业能力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关系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8(10): 86-96.
- [5] Berglund H. Between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 Research*, 2014, 21(3): 472-488.
- [6] Dijkhuizen J, Gorgievski M, Van Veldhoven M, et al. Well-Being, personal success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mong entrepreneurs: A two-wave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8, 19 (8)2487-2204.
- [7] 刘畅.基于创造性学力理论的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管理,2015(4): 101-105.
- [8] Dawson C. Financial optimism and entrepreneurial satisfac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7, 11(2): 171-194.
- [9] Cooper A C, Artz K W, Venkataraman S.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for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5, 10(6): 439-457.
- [10] Rahman S A, Amran A, Ahmad N H, et al.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base of the pyramid entrepreneurs through business success: The role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7(1): 195-216.

- [11] Zhang C, Chen C, Li J, et al. Entrepreneurs' failure times and their well-being, moderated b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 IEEE, 2017.
- [12] Shepherd D A, Cardon M S.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project failure and the self-compassion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6(6): 923-949.
- [13] 魏江, 权予衡. “创二代”创业动机、环境与创业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管理学报*, 2014, 11(9): 1349-1357.
- [14] 陈聪, 高建, 李纪珍. 创业者幸福吗? 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3): 144-152.
- [15] Carree M A. What makes entrepreneurs happy?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among founder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2): 371-387.
- [16] 蔡莉, 汤淑琴, 马艳丽, 等. 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14, 32(8): 1189-1197.
- [17] 谢雅萍, 黄美娇. 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创业绩效——社会网络研究视角. *经济经纬*, 2016, 33(1): 101-106.
- [18] Belz F M, Binder J K. Sustainability entrepreneurship: A process model .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 [19] 尹志超, 宋全云, 吴雨, 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管理世界*, 2015(1): 87-98.
- [20] Parasuraman S, Purohit Y S, Godshalk V M, et al. Work and family variables, entrepreneurial career succ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6, 48(3): 275-300.
- [21] Xue Y, Liu X. Growth mechanism for cluster entrepreneurship of peasant households.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15, 9(2): 221-238.
- [22] Rahman S A, Amran A, Ahmad N H, et al.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base of the pyramid entrepreneurs through business success: The role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7(1): 195-216.
- [23] 陈聪, 高建, 李纪珍. 创业者幸福吗? 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3): 144-152.
- [24] 徐映梅, 夏伦.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2): 12-19, 158.
- [25] 芮正云. 释放创业激情: 城市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留城创业幸福感的影响.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39(6): 25-32, 123.
- [26] Schjoedt L. Entrepreneurial job characteris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satisfac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0, 33(3): 619-644.
- [27] 陈和午, 李斌, 刘志阳.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18(10): 57-65.
- [28] Drnovsek M, Daniel Örtqvist, Wincent J. The effectiveness of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mpact on personal well-being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Zbornik Radova Ekonomskog Fakulteta u Rijeci*, 2010, 28(2): 193-220.
- [29] Uy M A, Sun S, Foo M D. Affect spin, entrepreneurs' well-being, and venture goal progre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4): S0883902616303986.
- [30] Shepherd D A, Cardon M S.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project failure and the self-compassion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6(6): 923-949.
- [31] Neff, K. Self-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 *Self & Identity*, 2003, 2(2): 85-101.
- [32] 马良, 蔡晓陈. 创业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浙江社会科学*, 2018(6): 41-51, 156.
- [33] 叶文平, 杨学儒, 朱沆. 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4): 4-14.
- [34] 苏岚岚, 彭艳玲, 孔荣. 农民创业能力对创业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绩效中介效应与创业动机调节效应的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16(12): 63-75.
- [35] 宁文英, 吴满意. 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 概念、生成与结构分析. *思想教育研究*, 2018(9): 26-30.
- [36] 梁土坤. 农村低收入群体经济获得感的内涵、特征及提升对策. *学习与实践*, 2019(5): 78-87.
- [37] 叶胥, 谢迟, 毛中根. 中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 测度及差异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0): 3-20.
- [38]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39] 孙红霞, 马鸿佳. 机会开发、资源拼凑与团队融合——基于Timmons模型. *科研管理*, 2016, 37(7): 97-106.
- [40] 张敬伟, 裴雪婷, 李志刚,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民创业者的资源拼凑策略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9): 49-56, 111.
- [41] 王国红, 秦兰, 邢蕊, 等. 新企业创业导向转化为成长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以创业拼凑为中间变量的案例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8(5): 135-146.
- [42] Rönkkö M, Peltonen J, Arenius P. Selective or parallel? Toward measuring the domains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 [43] 赵兴庐, 张建琦, 刘衡. 能力建构视角下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研究. *管理学报*, 2016, 13(10): 1518-1524.
- [44] Zhou K Z, Wu 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5): 547-561.
- [45] 张峰, 邱玮. 探索式和开发式市场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其平衡. *管理科学*, 2013, 26(1): 1-13.
- [46] 邓巍, 梁巧转, 范培华. 创业拼凑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8, 30(3): 145-156.

- [47] 丁高洁, 郭红东. 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2(2): 50-57.
- [48] 王兆群, 胡海青, 张丹, 等. 环境动态性下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2017, 31(10): 36-42.
- [49] 李非, 祝振铎. 基于动态能力中介作用的创业拼凑及其功效实证. 管理学报, 2014, 11(4): 562-568.
- [50] 黄曦, 傅红春. 财政支出政策、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 经济与管理, 2019, 33(2): 38-44.
- [51] 高启杰, 费佐兰. 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72(4): 173-184.
- [52] Hjemdal O, Friborg O, Stiles T C, et al. Resilience predicting psychiatric symptom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rotective factors and their role i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010, 13(3): 194-201.
- [53] Duchek S.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 biographical analysis of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14(3): 1-27.
- [54] Guadalupe Manzano-García, Calvo J C A.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n a Spanish sample of entrepreneurs. *Psicothema*, 2013, 25(2): 245-251.
- [55] Connor K M, Davidson J R T.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03, 18(2): 76-82.
- [56] Johnson R 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tstrap. *Teaching Statistics*, 2001, 23(2): 49-54.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AMILY FARM RESOURCES PATCH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

Li Ziqiang, Ye Weijiao, Liang Jingxuan, Chen Youcheng*

(Anxi College of Tea Scien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Quanzhou 362406,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cal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gain of family farm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chwork of family farm resources. Based on resource patchwork theory and destructive inno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research system including four variables, namely, resource patchwork,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gain,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421 household farm survey data in Fujian province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ootstrap mediating effect test,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indicated as follows. In the three sub-dimensions of resource patching, input patching, customer patching, and system patching a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gai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resource patching on entrepreneurial gain;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had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n entrepreneurial gain. In summary, according to the total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gain, the order is: customer patchwork > input patchwork > institution patchwork.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forward the management revel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o improve the customer's ability of patchwork and actively expand emerging niche marginalized markets;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put patchwork and realiz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stitution patchwork and lower the threshold of market access for family farms; to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function, and play its leverage effect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gain.

Keywords family farm; resource patchwork;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gain; entrepreneurial toughness